

## ~情妬~

入夜的床邊，擺疊了亂的可以的書塔。雜放著易理、兵書、哲語、文學、情色，就是不見工作的那學術論述。呵，想了想，10年後，老人還能憶起這些研究事嗎！20年後，長大後的小孩，要透過啥麼方式才能了解20年前的那個老人？想必不會是學術論述！術業有專攻，老人當年學的，該也不會是下一代有興趣，即使機率小到竟然一樣，該也會嫌棄那老掉牙的論調吧！或許不巧的經典發現，不在這樣的猜測，不過老人大概也沒費瑪（Fermat）的能耐。留下費瑪大定理（Fermat's last Theorem,  $x^n + y^n = z^n$ ,  $n \geq 3$ , 無正整數解），引領風騷。多少才人為之瘋狂，為之魂牽夢縈，直到1994，線頭終於找到出處，塵埃終於歸處。那哥德巴赫（Goldbach）呢？哥德巴赫猜測（Goldbach Conjecture, 任一大於2的偶數，都可表示成兩個質數之和），依然令人瘋狂，令人痴！老人當然也不會是「哥兄」的能耐，讓科學界陷入哥德巴赫的沉思。呵，猜想只要不被論證，那魅力就永遠存在，try and try, until it is proved.

在office裡，助理HY進來了，報告了三二事，一則談E-project那數字遊戲的老八，結束了第七本書的S-project。現在是第八本書，老八，E-project也快完工了。正在收拾殘屑，修剪章節目錄，等著老人的決定後，就送交出版了。然後呢？老人不經意說著也想寫些情色散文，然卻憂哉情色不成，倒成了色情。利用這陣子來的有限weekend時間，徹底的＜掃毒＞，不在weekend開電腦，狠狠K上葉老（石濤先生）的幾篇情色記事。告訴HY，原來情色與色情的差別，竟在於書本的厚薄與筆者的知名度深淺罷了。厚在劇情、場景、時代、背景、人物的深刻著墨，沖淡了那激情的非想像—親澤潤紅厚豔嘴唇，解開胸前帶鈕扣，游走白皙性感酥胸，穿梭神秘三角地帶，舞動豐腴彈曳臀股，……磨襯香淋體臭的抖動擁抱，……。呵，一代大師依然用了這些令人血脈噴張的字眼，那該也是青少年時代躲在被窩裡，年青的老人曾有的記憶。那種書，老人的年代，叫做小本的，是不能端上抬面的。文學工作者卻以豐富的想像，依著時代，關連情節，透過文字，表達了男女情事，其實那也是生活的一部份。在文學筆觸裡，再也不需那樣欲言又止，「公然」與「偷窺」如同高潮的來臨，該是美妙不可言喻的陶醉吧！可憐的老人，才幾年光景的文藝淺讀，沒有葉老的豐厚功力與知名度，所以只得幾頁稿紙，過過乾癮。雖沒有劇情，該也不構成色情吧，呵呵呵！

老人想從一些書裡，尋一些答案。床邊的易理，有著一卦「姤」亦是「媾」，原來男女事兒，在易裡合天地陰陽，不必太費思量。有句詩詞寫著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「姤」裡，老祖宗將男女事浮上了抬面，該也是引喻著男兒志氣當高強，胸內自能含文章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何需四處野孟浪。兵書裡，老人憶起一則：「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，不見其情而說之者見非。必得其情，乃制其術……。」戰場、商場、人場，為達目的，不擇手段，有那麼一招眾人皆知——「英雄難過美人關」，不也是情色裡英雄的柔性另類寫照。如何「坐享齊福」，如何「全身而退」，也該是人間情色值得玩味之處吧！老人閱讀裡，看了幾則文學情事，談人物的，讚嘆英雄的不可一世；說歷史的，敬佩當代文士的操然氣節；聊情史的，給平凡的生活，多了些激情的想像，呵呵呵，添了些青春的活力，該也是有助生活情趣的內化修練吧！記錄下來，生活裡該會更認識這個表裡一致的老人。藏存文字下，不久的將來小孩該能明白原來老人的「好色」，喜好不一樣的新鮮與亮色。那該也是人間學術論述裡所無法論證，「媾」的特性！

那夜餐館裡，傳來「粉」的旋律-林強的歌，「查某人」：

妳有會講話的眼睛 清香的胭脂水粉 查某人ㄟ味  
有查某人ㄟ味 讓我凍未條 想要靠過去  
妳有柳葉的眉毛 高貴不平凡的氣質 查某人ㄟ味  
有查某人ㄟ味 讓我凍未條 已經喜歡上妳

...

妳有迷人的嘴唇 溫柔又輕聲細語 查某人ㄟ味  
有查某人的味 讓我凍未條 想要靠過去  
妳有秀氣的鼻 體貼又善解人意 查某人ㄟ味

...

你有會講話的眼睛 清香的胭脂水粉 查某人ㄟ味  
有查某人ㄟ味 讓我凍未條 ...

不覺裡跟著旋律的節奏哼吟，該也是陷入情與媾的激情酵素作祟吧！

~秋風/王旭正~